



元文類卷之三十二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元

序

傷寒會要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蓋明之世以貨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

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

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

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
 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
 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
 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白虎投
 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
 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
 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
 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
 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抹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

以兩元刻

醫元刻作醫
下同

所以抹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
 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抹君之治奈何明之曰
 病隱存經絡間陽不升則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
 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
 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
 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
 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
 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
 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

亦

經兩元刻

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詠
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
其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
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
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
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
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
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
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

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脈
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
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
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
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
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
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温劑大
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
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脉

元文類 卷三十一 三 何德堂 脉 各德堂

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
十四證滅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
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
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
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總序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
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
旣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

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倡之莽操祖而誨之

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

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

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

滅六國晉之平吳隨之平陳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

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

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

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

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
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
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
言總爲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
歸孰爲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
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
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旣書高
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

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
者誕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啓之不
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爲傳
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
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
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
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
者也故附見之此蔣父之論也思帝旣復而奪之何
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

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
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
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照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
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照
烈進魏其存乎曰齊操之惡均却齊而納操誠何心
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
盜之手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扭于篡弒若
有成約今日為公為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
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

降其君為王為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出乎
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
曰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為得者何斥其攘魏也
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
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
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
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
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

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
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
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
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
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
唐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
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太
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
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

之重也曰景帝卽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
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
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
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
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
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
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
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
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

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
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
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
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
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
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
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
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
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

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
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
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
梗槩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
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
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
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爾則不
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
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

元文類 卷三十一 九 何德堂
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
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不
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冶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强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
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耶既已名
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
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
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

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强窮之使隸首
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
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
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恒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
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
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折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
作法及反覆研究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
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礫然落
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

又爲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
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
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
謝君記誦爲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爲不足貴
况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醎平生每痛自戒救竟莫
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私
爲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
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
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寧

復爲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樂城李冶序

大定治績序

王 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
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爲
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
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
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
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
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

元文類 卷三十一
不徒然也謹就寶錄中摭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
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
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二年春二月十日上兩利翰林
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
講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
世隆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
王鶚等上進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愛

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
尹傳傳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

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

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

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

效於王官去而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

庫痺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為

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慙德

於斯文多矣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

元文類 卷三十一 三

爲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
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
已曖昧不明而瞽宗米廩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
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材卒亦不能邇也非其不能邇
也而其故則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大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建於今惟秦君子
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
無所不闕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
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

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
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槩
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綿
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
有禦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卽其文可以
得其爲人蓋君子學以爲已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
氏以雖義而不取爲主先生讀之自以爲渙然不逆
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
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歛然以是私淑諸已先生

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爲戶庭，燕趙爲郭郭，齊魯爲府庫，雄河太華爲杯案，奔肆橫放而益趣於約，正大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櫓，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爲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僞之辨，誠僞定而王霸之略明矣。門人員擇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攜掖遺藁，釐爲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爲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旨惴惴，牢不容避，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奐，字煥然，甫世爲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

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
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
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
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
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
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
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
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
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

東萊呂氏大事記三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
威烈王二十二年西元列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
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
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
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
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
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

謀兩元刻同疑當
作牒

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
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
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
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謀記猶存
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
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
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
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
次起自夏殷周至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

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
紀表書傳世家白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
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
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
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
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
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
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

元文類 卷三十二 何德堂
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
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
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
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
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
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
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
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
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

繫兩元刻

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堵俳諧
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
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
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
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
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
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
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
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

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
 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
 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
 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慧
 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
 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編
 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會萃粹西史刻為書勞矣而修書
 分屬漢則劉放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
 禹各固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曆十九年而成則

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
 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
 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
 四卷有未能偏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
 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
 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
 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
 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
 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

元文類 卷三十一 二
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
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傳洽晉書之楊
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
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
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灼馮時行爲
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
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咄
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垂刺乃爾意海
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

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
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
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
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
自周訖五代略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
都延平廖公見而躉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
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
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開道歸鄉里丙
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

亂定反室復購得也本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
 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
 註焉迄乙酉冬乃克徹編比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
 異州縣之建置誰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
 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嗚呼
 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
 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
 之疎紊尚多蘇晉之割斷蓋眇訾臣瓚以差爽詆蔡
 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

通人言

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
 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
 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
 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
 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
 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
 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

貴與通考遠勝
 通志而序文絕矣
 務肆之氣通志序
 則大言不慙學問醇
 較優劣于此正見

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傳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
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
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
操簡讀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
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
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
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
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
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

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
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
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
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
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至
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
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
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
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

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使傳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朱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

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始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求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

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

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熏心三餘少暇吹

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

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

獻賢人也者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

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者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

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

箕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

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

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

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催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

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

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

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

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

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

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

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

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

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

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

傳之是非考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

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

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

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

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

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

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

舊事然所著一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

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未學陋識

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錄心亦何所發

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

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

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單若 刻下作可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象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墜爰據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罔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釋奠儀注序

張 顏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

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羅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劔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劔之席冕服挾劔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壘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

起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
 典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
 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
 禮而下哀為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
 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
 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
 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
 明者不徒遵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
 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
 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氏俾後來之
 文獻有足徵云

二十日校

元文類 卷三十三 序

元文類卷之三十三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序

莊周夢蝶圖序

胡兩元利

劉因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
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
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
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

元文類 卷三十三 序

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
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
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
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
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
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
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
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

本集有道以為之
句上有吾之所謂齊也
之所謂與適而不可也
句於文為順之刻無
或謬脫

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
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
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
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
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
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
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
之徒，固不足道，而後世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
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

世字據本集改翠岩
本亦誤失

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臯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經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史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榮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

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採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魏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

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

元文類 卷三十三
推本六經之初直補史之後千載之敝一旦廓然
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
遷史記皆是也然皆矐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
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
人之志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筭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
官無筭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
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筭法論矣

六觚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
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
著在筭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
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
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筭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
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
四因一損一益之筭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
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旣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
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祿以準

法而筭家輒因仍用之以蕤賓夷則無射四因二除
爲大呂夾鍾中呂之筭非律生呂筭例矣甄氏能辨
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
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筭爲多是不然
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
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
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人統以太簇地統
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黃
鍾而毋太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

下生之筭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
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
倍者筭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
亦疑之李照苑景仁不能爭况陳暘以下託之空言
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
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
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
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筭家以中
呂求黃鍾殫其術而不能令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之筭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筭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筭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筭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筭而謂之黃鍾變律又推以爲林鍾大簇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黃鍾從使人得以窺筭術之涯涘而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筭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

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與聲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罔知豈惟筭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唇二音宮羽異說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母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協于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

元文類 卷三十三
以蕤賓之角歌考槃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
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之
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
本法本法則二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
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筭家內周非
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
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
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
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律也姑是傳

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鍾鼎篆韻自珣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鍾
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此鍾
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藏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柱
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頰爲鍾卣爲鼎乃
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達若鼎盤量銘於經可
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
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

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齊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栢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旣日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刻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榻碑碣爲墨本者東廵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刻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

款
西刻下同

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者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啓趙明誠榮咨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鍾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鍾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瑯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

元文類
卷三十三
備德堂

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
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
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
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
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
稱夾深疑秦篆荏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爲然此以論
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
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嘆煙墨而悲紙
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

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
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
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
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
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
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
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
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
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臯令印臯字從白

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羊四九刻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

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未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太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遑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

元文類 卷三十三 佈德堂
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
力於篆韻盡書其名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
行

授時曆轉神注式序 楊桓

近古曆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統
吉凶之神於帙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節氣
日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
之六候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月之向背
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注五行納音於干支下注月

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合是數者
通取轉神之名以爲吉凶之由轉神者言其神隨時
輪轉而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神作某事吉作某事
凶又注天恩天赦毋倉天德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
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
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
當之弊有司狃於習常無所改正亦已久矣聖上以
聰明神筭統一六合萬機之暇因知大明曆之度有
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道德藝明之神荆置表

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
 其曆而敕賜名曰授時其以鳥火虛昂昂為日中宵中
 日永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遺制蓋不敢失於古然
 曆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皆有所動年月日方之善由兩元刻
 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至教
 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曆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
 慎也天下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曆
 注之義微矣哉特患夫用知者知其流而不能推其
 源也誠能推其源其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

渾然為一體矣復何乖之有今依舊式為之損益立
 辭太重者輕之闕脫者補之衍餘者損之位置失當
 者移之事涉鄙俚者刪之既成定為轉神一卷上中
 下注式一十二卷上以備御用中以備青宮之用下
 以授庶官及億兆之民也嗚呼自古聖人之受天命
 其於天之所以仁萬物者無不致其極也授時曆存
 近古轉神之注於日下使人趨吉而遠凶亦所以資
 聖主仁億兆之大端歟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趨翠若趨西湖

元文類 卷三十三 何德堂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
宜彥中繇國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
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邳州
事卽日至官句一言艷其行登孫欽惟聖天子奮然
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耀文
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延問子大夫論定以
及此也甚盛甚休然思昔之爲儒者日夜呻畢簡諒
冀有司萬一採錄數路並進得一命稱按官亦軒軒
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缺然曰使斯人得如古射策

決科卽晁董公孫當有其人迺今出是塗瀝一日長
卽秉象板卷兔冊紆朱帶褫白衣其爲光華視昔何
如也凡朝廷爲是崇飾美觀委大賜於不報而已然
則其爲責望又何如也豈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
寔望苟其效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幹平居吏民
有所憚緩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
之榮也若夫昭昭於白日而昏暮或不保斤斤於小
明而大察或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投之紛錯茫
不知所爲守彼且圍視而起嘖曰文雅士固如是曷

飾
元刻作飾誤

茫
元刻作茫

便習刀筆者為是當不至是而世議紛紜有可惑焉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為儒也日必幾其用後之日人以我為吏也日必計其效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已乎夫當儒者彙進亨奮之一初而叢天下之望若是然則固於吾道大賀也而有吾道之責者容得無慮邪彥中氣厚而質溫才裕而學周其在成均士胥器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為吾知其能廉以威且幹焉者方今聖天子右文之盛恩元臣大僚東拔之至意其必去此而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為吾道光也

西湖本亦誤博

古之君子愛其人則閔閔然望其成凡今繇科目奮他日公卿將相率是焉取世固於彥中有望某博士也與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蓋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於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異之問何師曰師皮季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

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
 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咲曰
 子奚見吳先生為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藝工
 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為
 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敢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
 必求安且得之能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
 其九折之坂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許
 願執箕膺搢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
 終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齷齪相濁

視貨財化居時逐虎噬而驚攫山崇而海錄赫然盛

氣勢惛辱豎腐息目賜睽而耳頊縮凡不可致者皆

可以指嗾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於斯時也求其

能事程試已若魯麟穎鳳祥蹄而瑞蹠矧能孤征重

趼相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

聞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史列傳纔七

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

又幸親游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歷聘

諸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羣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

翠岩
刻無而字
西湖本成化補板有

賜
翠岩本作賜
成化補板程賜

者
聖若
刻作言誤
成化補板作者

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答問故傳曾
點漆雕開亞於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猶從容數語
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則雖半語不可
得而聞又孰知其爲見道也吾意孔門諸人固有勝
於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則答問之功又何少
哉今吾非敢以夫子况先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
子顧其理有相似然者嗚呼人嘗患思古人而不可
得見不知今人或勝於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
於不可得見之時而每相忽於相值之日其得謂之

智乎前乎先生者固不知世復有斯人也後乎先生
者豈無羨子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
歟子志夫古學者也宜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子也
宜可以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
由其答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生之見子也
知子之嘗交於中也將以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
焉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南唐書序

趙世延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圭敬謂余曰

四元刻同
熟四庫提要作塾
當檢原書

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為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孰等就加校訂鈐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昇昇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為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瞻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鉉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

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為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景橐駝并羊馬干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日為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悛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陽陸游著成

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始識其端以

元史類編卷三十三

元文類卷之三十三
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命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元文類卷之三十三 終

元文類卷之三十四

元

趙郡蘇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較訂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麓遇有疑忘卽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

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編雖刊置允例之後猶不為僭而按官劉君德恭方

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請因是工可斷手於

據翠岩本改西湖本浸德

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

建安

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

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

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

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

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丕疑猶未決

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

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

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

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

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

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建

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

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

元文類 卷三十四 何德堂
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
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
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
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
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
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卽位正始
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
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
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

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
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
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
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
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
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
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
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
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

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
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為不韙者，度不可以
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為知言，非獨走也。有
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
稱千載之耻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
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
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

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
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
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
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
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
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
天不生君，與眾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
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
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

兩元刻皆作鳴

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
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
屢兩元刻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
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
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
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
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
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
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懼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

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蹠膏血以鬪魑魅徑林
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
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
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
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
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
赴而以知已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
也然古之人爲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已而生者
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

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姚燧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子能序予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

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

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王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

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

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

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

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

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

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奇傑

士之恒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

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為燧一訊安焉心對劉無競思良其人故今燧主

送雷季正序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為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况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為忘不加進者弛而為退矣宜季正之耻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為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予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

子誤

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况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爲持

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
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
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
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
耻益作旣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
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
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
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
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

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
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
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
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
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
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朓之知不害於行後猶
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
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
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

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為百年之快恐
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
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
雅末流典謨一代乎將恃夫蒞民既為循吏持憲既
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為
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為
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則可由莫已知而
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獨失人矣
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

七兩元刻
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姚燧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
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勅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
按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
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
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
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為格以扼之必歷月
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

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公戶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饗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權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羸人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祿入

據翠岩本改西湖春霖公

外無他營捨僕焉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按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醎者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爲言濶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

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日
 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
 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
 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
 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姚燧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
 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
 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

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入之材否始

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

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為令令而上

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

千百人不一得焉亦僥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

士也赫奕其時矔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迄今改

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

求通刺炳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

獨於嗣輝傾身接之迎譽諸公問文云乎哉有見於

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
 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豈
 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制之密先得
 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躡其級也以故南橙安意而往
 既輒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
 之事為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
 望人怠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其中嗣
 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按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
 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

蔣藏西湖本缺一
葉自為莫西後葉
筆止

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為已任諄諄私淑少長
 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
 天聰徵為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
 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史筆名本使棊錯
 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
 苟以是為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
 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
 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
 蜀人以蜀多橙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橙云

西湖本作夫

蘇若本著作董

史筆名本

李平章畫像序

姚燧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顥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複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勅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寃思在昔帝王圖其

臣者商高宗之傳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訐謨以致隆平者傳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旣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乎爲設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曰其衣今亦已相

謂道復山人可固泌乎為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
 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
 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
 去若異帝王為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
 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
 亦商聖賢之君耻其不為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
 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
 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
 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

遑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
 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
 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
 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
 尊而年及或遂懸車於秋谷鈞雲月以弄泉石朝堂
 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而刻崑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
 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叅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欄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

兩元刻均作太

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卿翠本太高西本脫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鄉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

香孰勝萃鄧花而投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
 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
 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
 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
 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墜為異地
 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
 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
 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揚大參時與
 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

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
 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
 牢寂無誰與為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
 萼特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謹者惟承顏亭一焉而
 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
 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
 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
 為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
 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知是花旋踵不

可翠岩本有西湖水與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

鄧翠岩本西園李陽園

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

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

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

也嗚呼往者既然况來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然况

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

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

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恠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

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以

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

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為飲非他蓋無時人同臭

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

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為他日故

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為序惜其時無唱酬

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澂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

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歿而序詩傳春秋

者固已云然則自秦漢以後之儒創為是說也說經

聖者本作千西湖本脫爛

而迷于是也。有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為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為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旨哉言乎！朱子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蔽，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書月為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為榮，辱其君以書字書

氏書名書人為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持見，各傳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為言也不具。

元文類 卷三十四 伯德堂
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恒甫之篤志經
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
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服制考詳序

吳澂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
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
情文之稱。徒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
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
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

此種文非大儒不
能道而文之靡悍
密栗亦南宋以後
所僅見

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
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
父在爲母杖期豈薄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旣除
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
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
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旣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
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
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
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降服婦以除服。

據翠岩本
西湖本作以

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姊妹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

叔
聖名
 刻誤作妹

里殯猶無相忤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恣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以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於其文昧乎其實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如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

元文類卷三十四
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爲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後世之知禮者講焉。
共兩元刻

陸象山語錄序

吳澂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編。表西元刻所錄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徵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

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垣嘗鋟版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于青田書院。樂順携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

元文類 卷三十四
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文藁序序

吳澂

儒者以文章為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為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為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

元文類

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

異於人而又浸浸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

增廣其識類不與人相同既而任於內外應天下之

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

言而已故其文說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

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

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

人而有望歟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

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
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
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
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
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
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
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

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
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
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
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
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
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
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
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
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縑

兩
二元刻同當作
三

書
五
子
與

調近時不必學
理甚精

毯是衣蜺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
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
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
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
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
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
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
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
論及書樂識見復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

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
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
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
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泪沒豈足進於是
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
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已矣鍾期少
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
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

維
元刻作惟

樂經又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

科斗雨刻蚪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

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突天刻

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為郎瑚璉愜清廟

班資何足計萬世日厲果雨刻杲蹇蹇駕厲驚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 吳 澂

澂往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閻衆推
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澂所識惟閻盧二公
焉閻踵李徐為翰林長盧公由集賢出持憲湖南繇

湖南復入為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于今

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

異之數而為輕重哉是蓋未足以為公榮也然而有

可以為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

法也公事先皇帝為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

朝廷事宮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

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

然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

者不疑其與疏逃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

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為天下貴也用之而有益
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
趨檐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蟲黼黻如玉
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事則曰夫
既或治之又奚庸間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
望於公也

送何太虛北遊序

吳曾

士可以游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游為哉士可以不

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
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
自衛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矣夫子而不周
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
雅頌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
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
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
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
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

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

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斂

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洋洋而去爾。是故昔

之游者為道，後之游者為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

同。余於何弟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

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修於已，不求知

於人。二十余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

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恠，而余獨知其心也。

世之士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

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

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已自大醯甕之雞坎井之蛙蓋
 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為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
 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
 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
 也且方窺測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
 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
 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
 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為士殆不止於研經
 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

兩元刻

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不可以出戶而
 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游
 矣余將於是乎觀濛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
 也故謂余為兄余謂之為弟云

廿一日校

